

哈佛教授的非戰方法

最近數月來，國內廢止內戰的運動，頗為活躍。廢止內戰大同盟的北平分會亦已成立。雖然事實上內戰仍在各地零星爆發着，並不因廢戰運動而消滅，但是人民方面希望國內和平的實現，卻是非常明顯。同時國際非戰大會，也於月前在阿姆斯特丹開會，各國名流，人口團體及各種政黨代表與會者甚多。這是國際非戰運動的一個重大表示。這阿姆斯特丹的非戰大會，與中國廢止內戰大同盟，自然性質不同，甚至完全相反。但這不是我們所要說的。我們所要說的是反對戰爭已成爲全世界民衆一致的主張，而用何種方法，以消滅戰爭，卻是一個複雜的問題。廢止內戰大同盟雖然通過了許多種非戰的方法，但至今尙少實效。現在我們特把美國哈佛大學（Harvard University）教授丹那（Dana）的非戰方法，介紹一下，以供一般熱心於和平者的參考。

丹那教授提出反對戰爭的方法，有以下的五個要點，在他以爲這五點是唯一有效的非戰方法。就是（一）教育民衆，使瞭解帝國主義的性質；（二）用行動及言辭，作反對戰爭的鬭爭；（三）拒絕製造及運輸供戰爭用的武器；（四）武器的使用權，置於勞動階級的手中；（五）作反資本主義的鬭爭，以達到摧毀資本主義的目的。

這裏所謂戰爭，自然是指帝國主義的戰爭而言，所以謀根本消滅

帝國主義的戰爭，則當使民衆充分認識帝國主義的性質，並摧毀帝國主義戰爭的條件，即資本主義的存在。如果把這方法應用到內戰上面，則我們應該記着內戰是軍閥制度所造成，所以要廢止內戰，必首先廢止軍閥制度，並使民衆瞭解軍閥制度的性質。這是目前我們所值得注意的。（愉之）

理想家與現代政治

在這外交和財政都走到山窮水盡，大家都縋着眉頭愁無出路的時候，卻演了一段打渾的滑稽短劇，這便是轟動一時的梁作友事件了。現在事實已證明梁作友並不是一個「百萬翁」。他自己已聲明，他是只能用理想救國，以前他允許捐三千萬的私財，以救濟國難，不過是一個理想，是一張不能兌現的支票。因此在數星期以前，上至當局要人，下至在野輿論，都把梁作友稱爲毀家紓難的山東義士，現在大家卻又把他當作了騙子或神經病患者了。

但是如果我們來作一回公平的評價，我們卻不能把梁作友事件，單看作一個笑柄就完了。因爲梁作友雖然空口說了許多大話，臨了仍沒有拿出一文大，但是他那種說大話的精神，是值得佩服的。從一方面看來，他卻是一個偉大的近代政治家。因爲近代政治家，往往誇耀着許多偉大的「理想」，而這些「理想」，因爲太偉大了，又往往是不能兌

偉大的宗教先知，往往應許給人間以一個未來的樂園。但是這樂園直到現在卻還未出現過。在這一點，梁作友和近代一切的大政治家相同，都具有宗教家的精神。我們舉幾個明顯的例來說罷。美國的胡佛總統，在一九二八年選舉時，曾經向美國人預約，他將使美國成為更繁富的國家。但是自從他就職以後，美國的嚴重的經濟恐慌跟着到臨，銀行和工廠紛紛倒閉，失業者多至一千餘萬人，可是胡佛卻不慌不忙，好多次預言景氣的回復。在一九三〇年五月他說：『我是堅信着，我們已渡過惡劣的時期，我們將很快地回復過來。』可是現在胡佛已快滿任了，而他那景氣回復的預諾，仍只是一張不能兌現的預約券，美國的經濟只有每况愈下。同時現在英國的首相麥唐納，在兩次選舉中，都宣言他有一個祕訣，可以使英國的失業者，都有飯吃。可是這三四年來，麥唐納依舊坐在唐甯街辦公，而英國的失業者卻從一百餘萬增加到三百萬。最近數千名嗷嗷待哺的飢餓失業者，從英國各處步行到倫敦示威，鬧得滿城風雨，麥唐納也沒有什麼辦法。

胡佛、麥唐納和其他的近代大政治家，那一個不是和梁作友一般？他們對於國家，對於民族，允許了很多，可是實際上能夠付現的卻很少，甚至於全然沒有。可是我們卻不能因此取銷胡佛、麥唐納、梁作友的政治家的資格。因為即使是不兌現的「理想」，這「理想」卻是偉大的，「理想」卻能夠安慰民衆，麻醉民衆，給與民衆以慰情聊勝於無的前途希望。近代政治家的偉大，梁作友的偉大就在這裏。

梁作友誠然是一個大「理想家」。但是我們的政府，已覺得理想太多了，牠所需要的是三千萬的現款而不是「理想」，所以對於梁作友是失望了。民衆所需要的是麵包與工作，而不是那些美妙的言辭與遠大的預約，所以胡佛不免要被他的政敵羅斯福——另一個「理想家」——所取而代之了。麥唐納雖然還沒有下台，可是到臨了恐怕也不免遭同樣的運命。

所以我們的時代是「理想家」的時代，同時又是「理想家」滅落的時代，這兩句話都有真理。（仲逸）